

认知语言学视阈下的李白诗歌颜色词研究

夏秀文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从构式、范畴、隐喻与转喻等认知语言学角度可以分析李白诗歌中的颜色词。首先,运用构式理论,可以把李白诗歌中的颜色词分为颜色使动构式、颜色词并列构式、颜色对称构式以及颜色补充构式。其次,结合范畴理论,李白诗歌颜色词的五种范畴中每种范畴里的各个颜色词意义都有细微的差别。最后,从隐喻的实质、诗性隐喻、隐喻的系统性、隐喻和文化、经验的一致性等方面来分析李白诗歌颜色词;李白诗歌颜色词中的转喻主要包括单层转喻和双层转喻,单层转喻又包括具体转喻抽象、(颜色)特征转喻颜色事物、部分转喻整体和材料转喻几种类型。

关键词:李白诗歌;认知;颜色词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6)04-0049-04

Abstract: We can analyze the color terms in Li Bai's poetry from the angle of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example, construction, category, metaphor and metonymy. First, we will use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s to divide the color terms in Li Bai's poetry into the color actuate construction, the color paratactic construction, the color symmetr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color complementary construction. Secondly, from the angle of category, the color terms in Li Bai's poetr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by the five classical color terms—white, green, red, black and yellow. Finally, we will analyze the color terms in Li Bai's poetry from angle of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the poetic metaphor, the system of metaphor, metaphor and culture, the uniform of experience. The metonymies of the color terms in Li Bai's poetry include the monolayer metonymy and the bilayer metonymy, and the monolayer includes the concrete substituting the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substituting the object, the section substituting the whole and the material metonymy.

Key words: Li Bai's poetry; cognition; the color terms

1. 引言

Berlin & Kay(1969)提出了基本颜色词理论,之后,古今中外已有不少学者对颜色词进行过研究。不过本文却要开辟崭新的颜色词研究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巅峰时期——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李白诗歌颜色词进行研究;固然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但本文的侧重点却是从认知语言学——主要是构式、范畴、隐喻与转喻等角度进行的。

关于颜色词的界定,我们认同金福年(2004:21)所说的观点,采用“颜色词”的名称。关于语料的选取标准与范围,目前我们选择的范本为《李太白集》(岳麓书社,1997);鉴于《李太白集》(岳麓书社,1997)中作品体裁之众多,颜色词数量之庞大,本文只选取比较遵循古代诗歌写作规律,讲究平仄、押韵及对仗的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为《李太白集》中的第八卷至第二十四卷,共约七百首诗歌。

2. 构式分析

吴海波(2007:V)翻译了Goldberg的著作,其中介绍了构式的定义,构式的主要特征是构式的意义不能从每个组成成分推导得知,具有整体意义。颜色词偶尔做谓语与少数借音对的实例等我们可以用构式理论进行较好地解释。

2.1 颜色使动构式

(1) (忆昨东园)桃李红碧枝,与君此时初别离。(《寄远诗二首》)

这类句式的特点是两个名词中间夹着一个颜色词,我们不能单独分析这个句式的意义为:“桃李”、“很红”、“碧枝”,必须把中间的颜色词解释为使动结构:“桃李使碧枝的颜色泛红”。这里中心词“红”翻译为“使……红”,我们把这种构式称为“颜色使动构式”。它的中心意义是“A使B……”。

2.2 颜色并列构式

(2) 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儿。(《越女词五首》)

这类句式的特点是颜色词与它搭配的词语之间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修饰的关系,每个句式的特点不能从每个词语的意义相加得知,必须整体解释它的意义,比如上述例句中加着重号的词语“白”与“皙”的意义相近,它们之间即为并列关系,而不是修饰关系。这种构式的中心意义是“A并且B”。

2.3 颜色对称构式

(3) 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别中都明府兄》)

(4) 地底烁朱火,沙傍歛素烟。(《安州应城玉女汤作》)

颜色对称构式的特点是这一句式中的某些词语本不属于颜色词范畴,但是由于诗句对称的句法特点,临时借用为颜

色词或者临时增加“多余”的颜色词。它们本身的颜色词意义都是由于这一构式赋予的,该构式的意义同样不能完全从每个词语的意义得知。

比如例(3)中“绿”本不表示颜色的意义,但是由于在整个诗句构式中与“青”对称,临时借用为“绿”的意义,表示颜色。再如例(4)中“火”当然都是“朱”色,之所以这里加上“朱”字,一方面是强调“朱”的色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与诗句构式中“素”对称。

2.4 颜色补充构式

(5) 子猷闻风动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绿。(《对雪醉后赠王历阳》)

这种含有颜色词的构式具有共同特点:句式中间动词“醉”后的成分不是“醉”的宾语,而是对动词“醉”的补充说明。动词后省略了介词“于”,即为“相邀共醉于杯中绿”。这类构式的中心意义为“B补充说明形成A的原因”。

2.5 颜色谓化构式

颜色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做名词的定语,对名词或名词性成分起修饰限制作用。但是,在有些句式中,颜色词也会做谓语,其功能类似于动词。例如:

(6)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九日》)

在这类句式中,“绿”是做“水”的谓语,其功能相当于一个动词,整个句式的意义不能从每个词汇的意义推导得出,形成一个构式,整体意义大于部分相加,组成“颜色谓化构式”,其中心意义为“A变成B(B为颜色词)”。

3. 以五种正色为原型的颜色词范畴分析

颜色并不是普通的人类的概念(钟守满 2001: 37)。Berlin & Kay(1969:13)谈到了“颜色焦点”(foci)的问题,Langacker(1987:16,17)谈及了原型范畴模型(the prototype model for categorization),F. Ungerer & H.-J. Schmid(2006;彭利贞等译,2009:7)在介绍“原型和范畴”概念时指出:“为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在它们之间(如在“红”与“橙”或“绿”与“蓝”这些颜色之间)似乎没有清晰的分界线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实验心理学表明,我们是用焦点或原型色作为定位点的,……。”原型范畴内成员的原型属性特征具有不平衡性,范畴内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邓滢 2013: 33)。

颜色焦点对颜色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对李白诗歌中的颜色词的词义进行了解释,从中可以看出,除了几种正色之外,它们的本义大都不是专门表示颜色的。“青、赤、黄、白、黑”为五种颜色词范畴的原型,它们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其他为非典型成员,它们的意义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以“白”为原型的颜色词范畴有“皎”,洁白的意思,比如“童颜皎如练、皎齿”;“银”为像银子一样的颜色,比如“银河、银汉”;“素”为本色、白色,比如“素手、素足、素月”;“皓”为白,比如“皓齿、皓首”;“玉”比喻洁白、晶莹如玉的事物(雪、水、月等),比如“玉霜、玉颜”;“霜”喻白色,比如“足如霜、爽丝”;“粉”为白色,比如“粉壁”;“云”喻白色,比如“云帆”;“丝”喻

白色,比如“鬓成丝”;“华”指头发花白,比如“华发”;“斑”也指头发花白,比如“鬓毛斑”;“皙”指肤色洁白,又泛指白色,比如“白皙”;“皎皎”指洁白的样子,比如“皎皎乘凤姿”,等。

以“青”为原型的颜色词范畴有“青”,蓝色或深绿色,比如“青云、青天、青山”;“绿”为嫩绿色,比如“绿水”;“青青”为青色,比如“芳草之树何青青、青青芦叶齐”;“碧”为浅蓝色或青绿色,比如“碧山、碧云”;“翠”为青绿色,比如“翠微”;“苍”是深蓝或暗绿色,比如“苍山”;“苍苍”为深青色,比如“衡山苍苍、苍苍横翠微”;“绀”是青中透红的颜色,比如“绀殿”;“黛”是青黑色,比如“石黛”;“葱”是青绿色,比如“葱海”;“蓝”为蓝色,即深青色,比如“蓝岑”;“沧”为水青绿色,比如“沧海、沧浪、沧江”,等。

以“赤”为原型的颜色词范畴有“赤”,比朱红稍浅的颜色,比如“赤城、赤羽、赤松”;“红”为浅红、粉红,可以引申为一般的红色,比如“红颜、红粉”;“丹”为朱红色,比如“丹壑、丹霞”;“朱”为大红色,朱红,比如“朱颜”;“彤”为朱红色,比如“彤庭”;“缙”为黄赤色,橘红色,比如“缙幕”;“紫”为蓝和红合成的颜色,比如“紫烟、紫霞”;“火”形容像火那样的颜色,一般指红色,比如“火旗”,等。

以“黑”为原型的颜色词范畴有“玄”,赤黑色,又泛指黑色,比如“玄发”;“乌”指黑色,比如“乌纱”;“墨”引申为黑色,比如“墨绶”;“绿”指乌亮,乌黑色,比如“绿发”;“青”指黑色,比如“青丝、青蝇”;“青青”指黑色,多指黑色鬓发,比如“鬓发何青青”;“缙”指黑色,比如“缙磷、磷缙”,等。

以“黄”为原型的颜色词范畴有“黄”,黄色,本谓土地之色,比如“黄金、黄河、黄云、黄花”;“金”,指金黄色,比如“金芙蓉”,等。

4. 隐喻与转喻分析

Lakoff & Johnson(2003)非常全面地从各个角度阐述了“隐喻”(metaphor)的系统性,隐喻和文化、经验的一致性,隐喻的不完全性,新隐喻等等,它不同于我们在修辞学上所说的隐喻(比喻的次类),他们认为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4.1 隐喻分析

4.1.1 隐喻的实质

Lakoff & Johnson(2003:5)认为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译:隐喻的实质就是以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当我们用颜色词来描述其他没有颜色的事物时,就产生了语义上的冲突,颜色引起的心理意向与颜色词所修饰的事物产生心理意向的相似度就是隐喻意义产生的基础,即相似性(谢世坚、唐小宁 2015: 42)。“相似性”是隐喻的本质。

在李白的诗歌中形容太阳经常用“白日”,其含义不仅仅指太阳,还常常喻为皇帝。例如:

(7) 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

“白日”与“皇帝”分别属于不同的认知域,“白日”为自然域,“皇帝”为人文官职域;“白日”是当时平民百姓都熟悉的

事物,每日高悬空中,显示出高高在上的无人能及的地位,这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可以以此理解皇帝的特征,这是“白日”这一隐喻形成的机制。

4.1.2 诗性隐喻

我们所谈及的李白诗歌中的隐喻属于创新隐喻中的文学隐喻,也隶属诗性隐喻,在 Lakoff & Johnson(2003:139)的书中也称为新隐喻(新意义),它当然也就具备诗性隐喻的特征比如原创性、新奇性等,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性(胡壮麟 2004:59),例如:

(8)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

这里用“白玉盘”来隐喻月亮,是具有创造性的诗性隐喻,它也自然具备上述提到的几个典型特征。“白玉盘”与“月”具有跨域性,“白玉盘”属于日常用品域,“月”则为自然现象域;但二者又在形状和亮度上具有相似性。

这一隐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充分体现了诗性隐喻的趣味性特点;其他诗人未曾见过以此作比,因此具有创造性。

(9) 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咏邻女东窗海石榴》)

这里“绿水”与寻常意义不同,比喻叶之青翠欲滴,摇曳多彩。

“绿水”与“青翠欲滴的绿叶”属于不同的认知域,“绿水”为自然现象域,“青翠欲滴的绿叶”为植物域,二者具有跨域性;但它们在色彩与动感上又具有相似之处。

同时以“绿水”来隐喻“青翠欲滴的绿叶”又可以加强动感,具有一定的美学性;“绿水”通常仅指“青山绿水”的“绿水”义,与众不同,这里隐喻为“绿叶”,具有创造性。

4.1.3 隐喻的系统性:突显和隐藏

Lakoff & Johnson(2003:10)谈到:“The very systematicity that allows us to comprehend one aspect of a concept in terms of another (e. g. comprehending an aspect of arguing in terms of battle) will necessarily hide other aspects of the concept.”(译:系统性使我们通过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的某一方面,同时也必要地隐藏了该概念的其他方面。)例如:

(10)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宫中行乐词》)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本阴铿诗,太白全用之;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隐喻。([清]王琦,1997)

这里诗人通过“黄金”来理解“柳色”,“白雪”来理解梨花,是突显了它们在色彩上表现出的特点,同时也隐藏了它们的形状、质感等其他方面的特点。隐喻结构具有不完全性(partial nature)。

4.1.4 隐喻和文化、经验的一致性

Lakoff & Johnson(2003:22,23)认为:“The most fundamental values in a culture will be coherent with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the culture... there are often conflicts among these values... In general, which values are given priority is partly a matter of the subculture one lives in and partly a matter of personal values.”(译:一种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与该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的隐喻结构一致;但是价值

之间往往有冲突,哪些价值被给予优先权,部分关系到个人身处的亚文化群,部分关系到个人的价值观。)袁行霈(1997:161)在介绍李白生平时说:“李白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功成身退的处世态度。”“功成身退”的处世态度在李白诗歌的隐喻结构中就有反映,如“青云”这个意象在李白诗歌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达33次之多,其后可接“人、士、客、心”等多个名词,隐喻的就是位居高官,飞黄腾达之意,可见李白对此意象的向往之深。

隐喻不仅与文化、个人的价值观有着一致性,更多的是与经验具有一致性,隐喻要想为人所理解、接受,必定要符合当时人的经验,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达不到诗人所要追求的目的。例如:

(11) 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豫掌行》)

自古以来,秋天始终给人以离别、萧瑟之感,当此之时,叶落凋零,离别之苦不禁令人涌上心头;故此,以白杨当秋落叶隐喻征人离别家乡亲人之凄苦悲凉的气氛是符合大众的经验。二者也属于不同的认知域,前者为植物类,后者为抽象事物类,以具体事物来隐喻抽象事物可以起到促进理解的作用。

4.2 转喻分析

Lakoff & Johnson(2003:36)谈到转喻主要是具有一种指示的作用(a referential function),转喻具有系统性,转喻概念使我们通过某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概念化,转喻概念植根于我们的经验。本文中的转喻主要包括单层转喻和双层转喻,单层转喻又包括具体转喻抽象、(颜色)特征转喻颜色事物、部分转喻整体和材料转喻工具几种类型。

4.2.1 单层转喻

1) 具体转喻抽象

(12) 何许最关人? 乌啼白门柳。(《杨叛儿》)

在李白诗歌中“白门”不仅仅是一个城门的专有名词,而是转喻出特殊的含义了,这个如果不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很难体会出真正的含义的。

白门:指宣阳门,建康城的西门。古人称西方为白。由于南朝民间情歌经常提及“白门”,所以这个词语成为男女约会之地的代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白门”转喻“男女约会之地”,二者分属不同的认知域,“白门”属于具体地理位置域,“男女约会之地”属于抽象地理位置域,但是转喻的这两个认知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属于地理位置域,与当时的文化经验相符合的是,在南朝民间情歌里常提到“白门”,如“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杨叛儿》),故“白门”指代男女欢会之地的特性突显出来,成了这种抽象地理位置的代称。二者一个具体,一个抽象,载体“白门”与目标体“男女欢会之地”之间相差较大,故转喻关系体现得也比较明显。

2) (颜色)特征转喻事物

(13) 美君素书尝满案,含丹照白雪色烂。(《下途归石门旧居》)

在这首诗里,“丹”转喻“书中的字”,“白”转喻“白色的

绢”。“丹”、“白”与“书中之字”、“白色的绢”分属不同的认知域,前者属于颜色域,后者属于具体事物域,但是与隐喻不同,这两个域又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典型特征,也即“丹、白”是“书中之字、白绢”的典型特征,“字、绢”还有其他特征,这里突显了它们的颜色特征,因此可以以特征代替个体,实现转喻。

这里以字、绢的颜色转喻它们自身也是符合个人经验的,“丹”即现在的红色,与白色的对照非常鲜明,因此看到白绢上的红色的字,首先突显出来的必定是色感;载体颜色域与目标体具体事物域本身相差也比较大,因此可以实现转喻关系。

3) 材料转喻工具

(14) 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

白羽:箭翎多用白色鸟羽制作,“白羽”就作为箭翎的异名。

这是一种典型的转喻,用“白羽”来转喻“用白羽做成的箭翎”。二者分属不同的认知域,前者为材料域,后者为工具域,但它们在这里又具有一定的关联,后者这个工具是用前者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制作工具的材料突显出来,转喻这个工具。

这一转喻可依据经验来理解,箭翎多用白色鸟羽制作而成,因此提到白羽会联想起箭翎可以有情可原的;另外,载体材料与目标体工具本身又有所不同,因此可以形成转喻。

4.2.2 双层转喻

(15) 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悲歌行》)

黑头:形容年青。这里“黑头”转喻“年青”,实际上有两层转喻,第一层“黑头”转喻“年轻人”,第二层“年轻人”转喻“年青”,下面逐层分析。首先,“黑头”转喻“年轻人”,二者分属不同的认知域,前者为人体部位域,后者为人类域,但二者在这里又具有关联,人体部位是人体的一部分,人类在年迈体衰时头发会由黑变白,甚至变黄,因此黑色的头发是年轻人的典型特征,所以突显出这一特征来转喻年轻人。用“黑头”来转喻“年轻人”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另一方面,载体人体部位与人类本身又存在着差别,因此这一转喻可以成立。第二层为“年轻人”转喻“年青”,二者显而易见属于不同的认知域,前者为人类域,后者为抽象事物域,但它们在这里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抽象事物是此种人类的特征,因此这里以具体的人类来转喻抽象的人类特征,是符合常理的;转喻即通常以具体的事物来转喻抽象的事物。同时具体的人类与抽象的事物有显著的差别,因此这一转喻可以成立。

5. 结语

颜色词偶尔做谓语与少数借音对的实例等我们可以用构式理论进行较好地解释,李白诗歌中出现的较有特点的构式主要有颜色使动、并列、对称和补充构式等。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可以把李白诗歌中的颜色词划分为青、赤、黄、白、黑五

种范畴,五种正色为原型范畴,它们是典型成员;范畴里的其他非典型成员之间在意义上都有细微的差别。隐喻与转喻都涉及到两个认知域,前者相似,后者相关,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密不可分。隐喻的实质是涉及到的两个事物必定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如“白日”隐喻“皇帝”二者的相似性在于地位接近;而诗性隐喻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创造性,如以“绿水”来隐喻青翠欲滴的绿叶;隐喻中必然会突显概念的某方面特性,而隐藏其他特性,如以“黄金”隐喻“柳色”即突出了其色彩上的特性,隐藏了其质地等其他特点;隐喻与文化、经验又具有一致性,如“青云”的多次出现即反映了李白的人世心理渴望高官厚禄。

李白诗歌中的转喻我们分为单层转喻和双层转喻,前者又包括具体转喻抽象、(颜色)特征转喻事物、部分转喻整体、材料转喻工具;值得关注的是双层转喻,其中要涉及到三个认知域之间的两次转换关系。

* 本文是在本人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此对本人的博士生导师马燕华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该文也曾在第二届认知诗学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认知诗学学术研讨会宣读,对会议组委会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Berlin, Brent &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2]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3]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M].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 Goldberg, Adele E. 构式: 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 [M]. 吴海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5] Ungerer, F. & Schmid, H.-J. 认知语言学导论 [M]. 彭利贞, 许国萍, 赵微,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6] 邓 滢. 原型范畴理论视域下汉俄语时间表达方式的认知方式 [J]. 外语教学, 2013(4): 31-36.
- [7]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8] 金福年. 现代汉语颜色词运用研究 [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4.
- [9] [唐] 李白. 李太白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 [10] 谢世坚, 唐小宁. 隐喻认知视角下莎剧中颜色词的修辞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4): 41-45.
- [11] [汉] 许慎, [清] 段玉裁, 注. 说文解字注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 [1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3] 钟守满. 颜色词的语义认知和语义结构 [J]. 外语教学, 2001(4): 37-42.

作者简介: 夏秀文,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词汇学。

收稿日期 2016-04-12
责任编辑 薛旭辉